

玩儿去

g o
away

王焱 × 懒人
绘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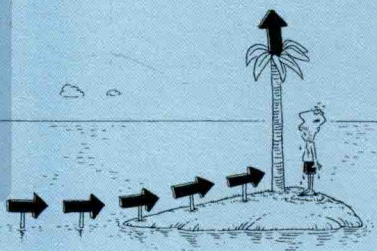
玩儿去

两种读法，双重含义：出门玩儿去；爱谁谁
作者身游四方，冷眼旁观；画者心宅孤岛，欢愉自享
图不补字，字不释图

歌云：

◆ 孤单，是一个人的狂欢 / 狂欢，是一群人的孤单 ◆

中国书店出版社



王斌
绘

玩儿去

go
way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玩儿去 / 饯人著; 王焱绘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6.3
ISBN 978-7-5153-4041-8

I. ①玩… II. ①饯… ②王… III. ①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

IV. ①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1960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选题策划: 程潇

特约编辑: 程潇

责任编辑: 张皓 李晓丽

封面插画: 王焱

装帧设计: 北京午夜阳光平面设计有限公司

编辑电话: (010) 57350519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印 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玩儿去？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002 | 别让健康毁了美食 | 038 | 三峡笔记 |
| 004 | 到底什么是“年味儿” | 040 | 杀猪菜 |
| 006 | 吃苦耐劳与平等 | 042 | 涮涮辣 |
| 008 | 微时代的微玩意儿 | 044 | 我爱快餐 |
| 010 | 正宗跟味道无关 | 046 | 找个有故事的酒店安度晚年 |
| 012 | 耳塞 | 048 | 最难以拒绝的事儿叫热情 |
| 014 | 菊花时节忆外公 | 050 | 执着或死不改悔 |
| 016 | 饺子精神 | 052 | 大仙儿淼爷 |
| 018 | 别担心，他们是中国人 | 054 | 老大威廉 |
| 020 | 不会外语就画画儿 | 056 | 联想是这样构成的 |
| 022 | 出国手续 | 058 | 人在相机在 |
| 024 | 揣个手机就环球 | 060 | 摄影的功能 |
| 026 | 导游萨马 | 062 | 乌龙论根儿卖 |
| 028 | 飞机上面过除夕 | 064 | 骚扰电话 |
| 030 | 肥而不腻是好热 | 066 | 想不成栋梁都难 |
| 032 | 买卖 | 068 | 身外之物 |
| 034 | 没啥想啥 | 070 | 奇葩之旅最难忘 |
| 036 | 明天该住哪儿 | | |

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074 | 世界美如斯 | 110 | 咱俩有缘 |
| 076 | 凌乱一点儿有益健康 | 112 | Hold不住的情人还有节 |
| 078 | 土豆和 iPad | 114 | 痴字释义 |
| 080 | 夸人 | 116 | 名字不仅是个符号 |
| 082 | 最近有点儿结巴 | 118 | 团购新娘 |
| 084 | 看不懂的订单 | 120 | 山寨是有学问的事儿 |
| 086 | 未来的奢侈品 | 122 | 年终总结论 |
| 088 | 祸害活千年 | 124 | 社区医院看病记 |
| 090 | 保险推销员 | 126 | 数字迷信时代 |
| 092 | 吃相不好 | 128 | 此三八非彼三八 |
| 094 | 舌尖上的幸福 | 130 | 生活总是充满幽默 |
| 096 | 恐怖的数字时代 | 132 | 给哥留个实名的短信吧，亲 |
| 098 | 马桶阅读 | 134 | 美梦不需成真 |
| 100 | 不着调的聚会 | 136 | 闹收藏 |
| 102 | 缩写 | 138 | 来两斤足秤的虾 |
| 104 | 香水老婆情人各一瓶 | 140 | 遇见李鬼 |
| 106 | 兄弟张保华 | 142 | 猫生传奇 |
| 108 | 养猫二三事 | | |



别让健康毁了美食

睡前看蔡澜先生的文章《绝灭中国饮食文化的罪魁祸首》，对其中观点，感同身受。他认为让饮食文化灭绝的罪魁祸首有二：一是当今大家都万分注意的“健康”，二是香港菜。前者是因为今天大家都关心健康了，于是怕油、怕咸、怕甜了；后者是因为游水海鲜这类贵菜好卖了，香港人为了多赚钱就都去做燕窝鲍鱼这类贵菜，那些物美价廉的传统小菜，就面临灭绝了。

我说对蔡先生的观点感同身受，主要是对他说的“一”，这一点我太有体会了。

老殷是我多年的好友，别看他是清华毕业的高才生，但清华貌似没教他做菜，因此他迄今为止连西红柿炒鸡蛋都不会。但老殷有本事找个会做菜的四川老婆，能做一桌十分了得的川菜。二〇〇三年“非典”那会儿，大家被迫“休假”，我们没事儿就聚到他家，打小麻将作假，吃他老婆做的菜是真，每餐必风卷残云。可恶的是大家嘴角的油还没擦干净，吃德不好的人就批评人家做的菜太油、味道太重，不利于健康。好啦，一来二去的，殷太太接受了批评，再做时，少油少盐少辣，把川菜的特色全搞没了，于是大家又批评人家的烹饪水平江河日下。后来殷太太开了淘宝店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也懒得费力不讨好地伺候我们饭菜了，再去他家，我们就只有出去吃难吃的小馆儿了。

可见让一个四川人把川菜往所谓健康那儿做，基本就是扼杀川菜。不信你去看看那些正宗的大厨，无论川鲁淮阳，往往在菜上桌前，还淋上一勺明油。淋明油一方面是为了菜肴好看，所谓明油亮芡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让热油激发菜肴的香气，这都是中餐的独门绝活儿，为了健康，把这些绝活儿省了，中餐也就没了。

我家蛋蛋妈就是个讲究健康饮食的人，她绞尽脑汁想把我那个大铁锅给换成不起油烟的平底锅。她前后买了三个锅，我都试用了，那锅油温控制得“太好”，很难用它爆炒，炒出来的青菜都软塌塌的，既没卖相也没口感，所以结论是这种平底锅根本不适合中餐。而所谓的健康，完全是厂家为了锅好卖打的概念而已。窃以为这种锅要是普及了，就是“绝灭中餐”的第三个原因了。后来，在三个锅里，我只留下一个德国产的平底铁锅，只有在做油炸菜肴时才使用它，比如煎鱼，油温好控制，确实好用。所以，我的体会是，要想菜好吃，就得往不健康那儿做（当然也别刻意），否则就不需要厨子了，全水煮，齐活儿！

我认为，对中餐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烹饪技法不可轻易否定，但对于好吃难吃是大可以商量的。这世界上什么是美食，什么不是美食，从来没有一个标准，也因此让美食评论家有了更多评论的空间。对于蔡先生说的香港菜的“危害性”，我倒觉得没那么危险。

在深圳，当我从乐园路海鲜大排档吃完夜宵回到酒店后，推开房门就看见地上撒着一堆花花绿绿的小广告，捡起来一看，全是送餐菜谱，大大小小十多份，每一份上都有百十种吃食，从游水海鲜到云吞面、肠粉之类的小吃，应有尽有，价格也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。虽然在大排档上我已经吃顶了，但菜单上的这些美食，依然让我唾液疯狂分泌，我想这就是一个美食之都的魅力所在，它不光让你吃到，还让你无时无刻不感觉到美食就在你身边。而有这样的城市撑着，中华美食的前景还是挺光明的，前提是媒体别老听风就是雨地跟在专家、厂商的屁股后面转。

那回离开深圳时，我看见一条新闻，说：京广高铁即将开通，两地路途只需八小时，上午广州喝完早茶，晚上到北京吃烤鸭。嘿！这样的新闻写法我喜欢。

到底什么是“年味儿”

很多年了，大家一到春节，就不免抱怨：春节越来越没意思了，一点儿“年味儿”都没有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——童年时，那种对新年的期盼、那种激动，现在都不复存在了，以前总归咎于年龄大了，但仔细想来，又觉得这种解释说不通。到底什么是“年味儿”？现在的春节到底丢失了什么？

烟花爆竹、灯笼美食，凡是属于传统春节的东西，我们全有，而且只多不少，显然，在物质领域，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！有一天，当我在网上闲逛一家瓷器店铺时，灵光闪现，忽然明白了我们失去的“年味儿”到底是什么。

这家瓷器店的商品都很精美，创意设计的味道很浓，我的脑子里在想着给自己找一个购买的理由——比如，为春节来家里用餐的客人，准备一套节日专用餐具。就是这个编出来的理由，让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过春节最喜欢做的事情，那就是帮外婆把一个大樟木箱子打开，把里面用报纸包好的瓷器和玻璃器皿一个个打开，一一摆放在八仙桌上，它们都是制作精美的食具，用来替换平日使用的粗瓷碗碟。

玻璃器皿主要是果碟和茶杯，果碟当然是用来放糖果、花生、瓜子、果脯之类的零食；玻璃茶杯是专门用来喝绿茶的，圆肚状的杯子，有厚厚的底，使你手托在下面不会感觉烫，无色玻璃让你清楚地欣赏茶叶在水中的变化以及茶汤的颜色。

餐具有一套是青花瓷的，上面画着山水画和小顽童。我很喜欢碗上的那几个顽童，觉得他们特快乐，所以用这样的餐具吃饭，都觉得和平时不一样。现在想起来，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大人，为什么这些餐具只能春节用？这么美丽的物件一年只用不到二十天，其余时间都躲在箱子里！只知道，每年抬出这个箱子时，就

意味着一年最快乐的时候到了。

没错！用节日专用器皿，那是一种节日的仪式，正是这种仪式感让我无比快乐！现在无论平时还是节日，我们每天都可以用精美的餐具，因为钱可以让我们买到所有的生活用品，无意中，我们却失去了过节的仪式。

包汤圆、炸年糕，都需要自己在石磨上磨糯米粉，磨得胳膊酸疼，却其乐无穷，因为这是一种过年必需的仪式……

为了一顿年夜饭，家庭主妇恨不得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了，除了年年都要有的菜，争取再有两个出新的菜，这才显出主妇的功力，年夜饭的做和吃，都带来一种仪式的快乐。

现在，年夜饭可以直接到餐厅预订，糯米粉直接去超市购买，一切带有节日符号的劳动行为，都可以靠钱解决，物质极大丰富，精神的快乐却失去了依附的平台，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“年味儿”的春节。

为什么圣诞节时，西方人不觉得少“节味儿”？因为全家一起布置圣诞树的活动，已经重复了千百年，并且还在继续！圣诞钟声也从没有停止！圣诞老人的马车也一直在孩子的天空飞奔！

圣诞节的快乐很精神，我们的春节曾经也很精神，遗憾的是，现在的春节精神被物质过多地赶走了，连同快乐。

好友老朱和我有共同的感受，就是年夜饭坚决不能去外面吃，因为给家人做年夜饭，已经是过春节仅剩的还有“年味儿”的事情了，大概也是我们春节里唯一的过节仪式了。

所以，现在明白了，“年味儿”就是过节的仪式感。您觉得呢？

吃苦耐劳与平等

周围朋友的子女，有不少都送到欧美留学了，所以大家一聊起来，难免会说到这些孩子的婚姻问题，出现所谓跨国婚姻在所难免。我发现，凡是有儿子的，都力主孩子娶个亚洲老婆。不知是什么心理左右他们的判断，但有一个理由我很赞成，就是亚洲女人大多吃苦耐劳。

在印度尼西亚旅游时，我深切感到印度尼西亚的妇女绝对属于勤劳的典范。她们每天早上起床后先敬神，像巴厘岛这种地方，每天要敬三次之多。所以，在巴厘岛做神，一定很享受。敬完神，她们就下地干农活儿了，她们就像蝴蝶一样勤奋地飞舞在碧绿的田间。男人在干嘛呢？在巴厘岛除了神以外，最享受的就是男人了。

村口地头以及城市街边，总有个用草木或砖木搭起来的方亭子，当地管它叫“发呆亭”，这个“发呆亭”女人是不能靠近的，谁来发呆？当然是男人。他们在亭子里，或坐，或卧，一张报纸，一瓶饮料，或什么也不要，只是在那里发呆，有时他们也貌似进入了冥想状态。有人说，巴厘岛多艺术家，所以他们的发呆，是在进行艺术构思。说这话的人，脑袋明显进开水了。

下午的某个时候，这些发过呆的男人，会跑到某个角落里，参加斗鸡运动，鸡参加运动，他们参加赌钱。

走在印度尼西亚街道上，你会忽然看见一个妇女，头顶托盘，盘子上放着啤酒、饮料，手里还牵着一两个孩子。盘子里的东西，当然是带回家给老公享用的。我见过更夸张的，一个妇女头上顶着一个新买的席梦思床垫，在暑热中暴走，我问导游，男人去哪儿了？导游说：幸好男人不在，男人要在，她一定还得顶着男人回家。

再说日本女人。一次我从五台山回北京，火车上和一个日本老人共饮，我们是在五台山的一个酒宴上认识的。夜行列车，也没什么下酒菜，我拿出一袋瓜子，但日本人似乎不会嗑瓜子，老人就把汾酒兑了白开水，当清酒喝。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儿坐在他身边，很不熟练地为他一粒粒剥着瓜子。酒过三巡，女孩估计老人该睡了，就帮他整理床铺，我以为她是老人的女儿，理应如此。但老人告诉我，她只是一个旅游团的团员，以前他们并不认识。

以上例子，似乎足以证明亚洲妇女的勤劳与贤淑，但问题是婚姻是否只需要有勤劳、贤淑就足够了？平等的男女关系不重要吗？这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。印度尼西亚的离婚率不会比注重男女平等的欧洲更高，而中国讲了几十年男女平等，离婚率却突飞猛进地上升。

新闻说印度尼西亚哥伦打洛市市政府建议，把公务员的工资直接发给各自的老婆，目的是预防他们把钱花在“小三”身上。此建议居然获得了该市三千二百名公务员中绝大部分人的赞同。

我总结这个事件：第一，该市公务员很正派，不屑于养“小三”；第二，该市公务员和中国一样，养“小三”不差工资那点儿钱。至于朋友的儿子娶哪国女人做老婆，其实做父母辈的，根本左右不了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儿在外娶谁与你无关。

微时代的微玩意儿

对来自互联网时代的很多“玩意儿”，我基本没兴趣，比如微博，一直觉得那是个浮躁的产物，浪费时间。

组织一个聚会，把平时难得一见的朋友们喊到一起，本来是个把酒高歌、畅述友情的好事儿，偏偏N多人捧着手机，不停地发微博，完全让自己沉浸在虚拟世界里，无视周边人的存在，真是令人扫兴。

一道菜上来，我刚要动筷子，某女士大吼一声：别动！先拍照！接着，就看她上下左右、全中近特地一通乱拍，比我当年做职业摄影师那会儿敬业多了。一个人拍了，别人眼红，也要拍，带得全桌人都要拍，等我吃上第一口菜，菜凉一半了。再看他们，面对美食，毫无饥饿感，人家要把刚拍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去，然后再动筷子。第一口菜还没咽下去，刚发的照片就引来了粉丝们或真或假的羡慕，并纷纷发表满含口水的评论，惹得大家来不及吃第二口，就开始回复，否则，对粉丝们当然是不礼貌的。我很纳闷，这些微博控天天这么吃饭，怎么就不得胃病呢？对了，我觉得说他们是微博控是不准确的，叫“微博失控”更贴切一些。

出国旅游时，老外们在海滩上基本做三件事——晒太阳、看书、喝啤酒。如果你看见几个俊男靓女，面对美丽的自然风光无动于衷，抱着手机不放手，那一准儿是我们的同胞。他们花了大把金钱，不远万里来到这个没有污染，只有艳丽阳光的海滩，只是为了检验现代通信技术的伟大成就，大海、阳光、沙滩只对他们的手机有意义，与他们的精神、肉体基本无关。

我基本不发微博，注册个微博也只是上去看看八卦。有个叫潘石屹的人，每天

早上在微博里，给大家发带环境指数的气象预报，这事儿挺为人民服务的，我觉得该表扬一下，他把微博用在了正道上，没老发点儿好吃好喝的馋大家，更不散布谣言，当然也可能散布了我没看出来。

最近貌似周围一帮人又在玩新花样了，那玩意儿叫微信，起初我没在意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智能手机。后来一个关系甚好的哥们儿强烈给我推荐这东西，有一句话打动了，说用微信可以很方便地在世界各地和别人联系，语音、文字、视频都可以，最关键的是不用花钱。我这人，人穷志短，一听不花钱就有兴趣了，而且不用买新手机，用我的 iPad 就行，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？

我赶紧下载了个客户端，从 QQ 好友里加朋友，从手机通讯录里加朋友，还通过搜号码加朋友，好多年没见，甚至没联系的人，都从里面跳了出来。

刚好要去南方出差，带着我的 iPad，坐在无聊的长途车上，我和各路神仙大聊特聊，重点是免费呀！

晚上住在酒店里，准备继续深入研究一下这个好东西。正在摆弄中，忽然跳出个人跟我打招呼，我也“你好”一声，接着对方敲出一行字：“哥，要按摩服务吗？”开始以为是玩笑，直到人家把价码说出来了，我才知道她不是我认识的朋友，更不是朋友的玩笑，是真做买卖的……

原来微信这玩意儿，不是“朋友”也能闯进来说话呀！这时才明白，为什么某女友的微信上有个“个性签名：孩子妈！陌生人勿扰”的字样，更明白了为什么那哥们儿给我推荐微信时，挤眉弄眼地告诉我会意外惊喜。敢情微信还有成人专属功能。我坚信照此发展下去，手机和某些付费软件，一定会杀入成人用品市场的。

正宗跟味道无关

老朱发微信说，他们单位楼下开了家兰州拉面馆。味道如何？答：很正宗。碰巧老刘也说他家楼下开了家兰州拉面馆，味道嘛也是很正宗。

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不是太信正宗这件事，我只相信“认真”二字，有时候恰恰是“正宗”这两字让一个品牌不思进取的。比如北京有家著名的俄式西餐馆，还没我的时候，人家就在那儿了，不是一般的正宗。现在去那儿吃饭的人，多一半是去怀旧的，可是最近去那儿吃怀旧餐的人，大多很失望，说完全没有当年那种味道、那种感觉了。往好了说，人家的饭菜质量可能没变，而是因为市面上有太多西餐馆诞生了，远的不说，就三里屯那儿的几家西餐馆，早把北京那几家正宗西餐馆的风头盖过去了。两下一比较，谁好谁坏，食客自有分辨。往坏了说，几十年过去了，那点儿正宗的血缘，早被时间给稀释了，只剩了个名号而已。

还有一家外地号称特正宗的西餐馆也是如此，其实二十年前它就已经很不正宗了。当我和朋友慕名而去时，不知道是我们穿得太土还是什么原因，店员竟然用甜得发黏的葡萄酒冒充干红卖给我们，这件事倒是让我们乐了二十多年。当然，后来我们再没去过这家店，也许许多年过去他们又正宗回来了。

我想说的是，很多时候正宗并不是件靠谱的事儿，形容一件事情的好坏，拿正宗来衡量，往往会出现偏差。

前几天我出差到花园城市南宁，进酒店放下行李，就跑到街上找吃的。徒步半个小时以后，看到一家越南米粉店，看店面是个快餐店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连锁。据说在海外，越南米粉的名气相当大，我在越南也吃过很多次，真的好吃。我觉得它

比桂林米粉味道更浓郁，因为它里面放了越南鱼露和柠檬干，如果觉得味道不够，可以自己再挤上青柠汁，真是鲜香四溢。我选择了牛肉米粉，窃以为牛肉和越南米粉必有的白洋葱是铁搭，又多加了一个鸡蛋和一个春卷，以及一杯青柠汁，总计十八块五，心满意足得一塌糊涂。

次日中午，跑到街上去找著名的螺蛳粉，与昨晚换了个方向，徒步十五分钟后找到一家，要了个砂锅的，味道很传统，但一样的鲜美好吃，连汤都喝干，擦着汗走出小店。不知道上述两家米粉小店算不算正宗，但我相信即使本地人说它们不是最正宗的，它们也一定能代表这个城市米粉的平均水平。就像兰州人对兰州拉面的态度一样，如果在广西开米粉店，你连平均水平都达不到，那你一定就关门大吉了。

出去多了，吃得多了，也就发现追求正宗不正宗的往往是游客，本地人只关心好吃不好吃。和我同游广西的李兄是来自西安的吃货，他说，西安著名的老孙家羊肉泡馍都是游客去的地方，他要带我去的话，一定会去回民街里藏在一个清真寺附近的××小店，他说那儿才有最好吃的羊肉泡馍。我立刻就联想到，来北京吃涮羊肉的外地游客，不是也把东来顺当作最正宗的吗？而我们自己去吃的，其实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又口口相传的小店。可见正宗跟味道无关。

老杨代理保加利亚红酒，他跟我说，保加利亚人总说在欧洲做红酒他们是最正宗的，是他们教会了法国人酿酒。也许这都是真的，但在法国红酒独领风骚的今天，过分强调这种正宗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
耳 塞

文艺作品里常把小贩走街串巷的吆喝声，当作有趣的民俗来解读，但怎么从没把它当成扰民的噪声呢？

如果你跟我住在一个楼里，那么你在周六基本睡不成懒觉，早晨八点前后，一阵洪亮的“磨剪子嘞——锵菜刀——”的吆喝声，会把你从美梦中惊醒，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起床，紧跟着吆喝声的，是哗啦哗啦的花铃声，四片金属片发出的响声，抵得上洗个凉水澡的功效，你绝对睡意全无。每到这会儿，我都觉得磨刀大哥不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，真是糟蹋好嗓子了。当然，我这想法有点儿不厚道，相信人家是为了养家糊口才来楼下吆喝的，绝不会是为了弘扬民间手艺。

磨刀人吵我睡觉，我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，当然不能和他刀兵相见，所以消极抵抗是最奏效的，那就是头天晚上就戴上耳塞。绝不是广告，这种3M耳塞我已经用了很多年，别说抵御吆喝声了，哪怕楼上打电钻，我都照睡不误。最早见到这种耳塞是一九九七年在香港户外店里，买了两副，用了好久，习惯了，还离不开了，于是就托香港的朋友给我买。为这点小事儿（但对我却是大事儿）总麻烦人，实在不好意思。

真心感谢祖国的繁荣发展，几年后我就在大超市里见到了这种耳塞，不过不是在户外用品的货架卖，而是和劳保用品一起卖。搁哪儿卖都对，香港是为了你更安全地玩儿，内地是为了你更健康地劳动，都靠谱！

为什么户外旅游要用耳塞？可不光是为了屏蔽同伴儿的呼噜声，说老王的例子就明白了。那年和老王去内蒙古旅游，我俩睡一个蒙古包里，半夜忽然被老王的惨